

The image features a collage of four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s of men, overlaid on a green brushstroke graphic. The photographs are arranged in a grid-like fashion, with each man in a different pose. The green brushstroke is a thick, expressive stroke that curves from the top right towards the bottom right, framing the text.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artistic and commemorative.

造福桑梓篇

桃園復興鄉的「國寶」

林勝利

行醫不忘傳承文化



「林醫師啊！他是我們復興鄉的國寶呢！」在電影「海角七號」中的「國寶」尚未喊出前，桃園復興鄉前衛生所主任、第一屆醫療奉獻獎得主林勝利就早已是復興鄉泰雅族人推舉的「國寶」。行醫21年，所有心力全奉獻給復興鄉民，深受鄉民愛戴。醫術外，林勝利最大樂趣是維繫泰雅族傳統文化，「國寶！」封號不逕而

走。他說，唯一遺憾是「找不到年輕人傳承泰雅族的傳統文化了。」

「泰雅族的傳統文化很多啦，沒有一樣我不會。」談起行醫經歷，林勝利就像醫師開處方般，簡單扼要不囉嗦；但提到泰雅族傳統文化時，林勝利臉上立即綻放出笑容，迫不及待地走到屋外放置農具的儲藏室，拿出自製木槍，比畫著泰雅族人上山打獵情



研究寄生蟲，先從觀察顯微鏡開始。

景。他說：「雖然木槍不受刑法槍枝管制條例規範，但還是很危險的。」因為木槍射出的竹箭看起來雖不怎麼起眼，但箭頭上有著三叉鐵，射程儘管只有二、三十公尺，但鐵器的倒鉤卻能緊緊扣住獵物，難以脫逃。

他說，靠著目測視力，泰雅族人就可以使用木槍作為打獵的工具，射擊樹上的飛鼠。不過，2006年退休後，已絕少再使用木槍打獵，現在多採用陷阱來捕捉獵物。為了設置陷阱，先得學會如何觀察、研判動物在樹叢中穿越的路線，「這些都是原住民傳統文化之一，其他還包括釣魚、射魚，甚至傳統婚禮的籌辦等。」林勝利為了維護傳統，他的家庭用水至今仍一直沿用祖先留下的山泉水，從住宅對面步行約一小時的山頭，以水管接引到家。他說，復興鄉雖然設有簡易自來水設施，但對面山頭的水源區全部都是一片森林，沒有果園、沒有人噴灑農藥，不會有人為的污染的顧慮，過濾後飲用起來比較安心；不過自行接管也有缺點，一旦遇到颱風或豪大雨等天災意外時，難免發生斷水，林勝利就得自行上山巡視、檢修。即使麻煩，能夠藉此維護祖先留下的傳統，不僅是他樂此不疲的最大動力，也成為衛生所主



畢業前一年林勝利已趕辦喜宴，迎娶泰雅族美女林月美為妻。

任退休下來生活的一部分。

回憶幼年生活，林勝利說：「從小我就很喜歡家裡四周的自然景觀，一直捨不得離開，退休後當然要繼續住在這裡。」這棟兩層樓別墅位在復興鄉往關西的羅馬公路上，從起點到他家約十分鐘車程，造型新穎氣派，非常醒目。前後院子寬敞，可以遠眺桃園石門水庫的上游大崙溪。清晨太陽升起、黃昏晚霞映照、雨天偶爾現出彩虹，秋冬時節對面層層山嵐，煙雨濛濛的景象，如數家珍的美景讓他陶醉不已。堅信「活著就是要動」的生命原則，林勝利將屋外祖先留下的五分地開闢成原野農場，種植蔬菜、養雞、養鴨、養鵝，好友造訪時，信手拈來，就可以擺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山產美食。

他說，父親靠著這塊原住民山地保留地耕種維生，母親在他二歲時，應徵成為復興鄉衛生所的助產士，後來調到長興村衛生所，他就跟著母親住，就讀長青國小。一直在溪口村老家種田的父親，期望兒子長大後能分勞，而他也喜愛耕種後能夠收成的滿足感，不僅期許自己能成為稱職的農人，更希望有天能改善原住民農業技術。因此，當全鄉十所國小舉辦會考，農校提供十名山地獎



林勝利在高雄醫學院接受臨床訓練。

學金名額時，林勝利高分錄取，從初級部開始，念了六年，成為農校高職部畢業生。

就讀北醫 沒有寒暑假

「在偏僻山地，高職畢業生已是鄉里之光。」林勝利決定學以致用，先盡國民應盡義務，入伍服役三年。退役後，在鄉公所擔任職員，負責農業推廣工作。服務一年多，因為山地缺乏醫療資源，政府舉辦「山地暨離島醫事人員養成計畫」甄試，全省選八個人，在高雄醫學院及台北醫學院各以公費培植四位醫師，他是復興鄉眾多參選人中，雀屏中選者。「當時我已經25歲。」這段豪情壯志，多少是受母親影響。林勝利指出，從小看著母親為族人接生，經常三更半夜獨自走在山地部落間。山上毒蛇特別多，忙著趕路搶時間，還得處處提防眼鏡蛇、雨傘節、龜殼花的攻擊，山路崎嶇又沒路燈，雖然工作辛苦，但看到族人迎接新生命的喜悅，母親始終達觀、健康、開朗。

因為畢業於農校，英文、理化基礎不夠，進入北醫後「這才發現，讀書竟然是如

此吃力。」靠著熱心同學的幫忙，林勝利勤以補拙，提醒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趕上功課。「一本英文字典很快就翻爛了。」林勝利回想昔日北醫校園生活，最難忘就是沒有寒暑假，「因為別人放假，我卻在學校補修學分，幾乎不曾回家。」心情難

過時，想起小學時，先總統蔣中正曾經到校訪問時摸了摸他的頭，鼓勵他要加油的情景，讓他不斷告訴自己：「人只要有毅力、決心，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尤其獲知他那一屆北醫錄取了四位原住民學生，唸到大二時已有兩位「知難而退」，只剩下他與來自花蓮的陳道明（後來當選立委），當時他就告訴自己，一定要堅持到底，不但要讀下去，還要讀出好成績。在這段艱苦的讀書生涯中，青梅竹馬的女友林月美是他最大的精神支柱。畢業前一年，林勝利已經等不及迎娶這位泰雅族的漂亮女孩，攜手組成家庭，婚後陸續生下二男一女，並在山地鄉擔任國小老師，相夫教子。

回想起北醫學生生活，他最懷念「鍾爸」——鍾文政教授的嚴格管教。他說，因為住在新竹縣竹東鎮，與原住民有著深厚感情的「鍾爸」，在學校裡面「照顧」原住民學生的方法很特別，那就是故意「當」掉實驗課，要求重修。寒暑假就帶著他們到各地找尋寄生蟲樣本，「當時自知能力不足，明知老師是故意要「當」，目的是要他們多多努

力學習，也只好乖乖留在學校補課。」林勝利說，他非常感念鍾老師對他的照顧，在擔任復興鄉衛生所主任時，鍾老師還常常親自或帶學生前往探訪，除了念舊外，也進行教學觀摩。私下，亦師亦友的情誼，在兩杯燒酒下肚後，師徒倆無話不談，學生時代那段功課被當、重修的糗事，難免再被提起。林勝利總是不服氣的問老師：「你是不是故意當我？」雖然彼此都心知肚明真正的答案，師生間卻以此相互調侃，更增情誼。

林勝利說，目前還有一件事依舊虧欠「鍾爸」，那就是飛鼠腸。原住民打獵射殺飛鼠後，都是當場生吃，其中飛鼠腸無異人間美味，但是鍾老師不敢吃，「我就吃給他看，老師不敢吃，只好拜託我寄一份腸子讓他採樣，看看飛鼠腸裡面有沒有寄生蟲。」林勝利表示，雖然師命難違，但面對如此的「人間極品」，豈能暴殄天物？更何況獵物

到手分食都不夠了，那來的多餘腸子當採樣品。列舉出來的拒絕藉口還包括「腸子寄到老師手中，恐怕已經爛掉，不可能採到樣。」如今退休後，體力、視力大不如從前，自己也不再打獵了，所以當年虧欠「鍾爸」的那段「飛鼠腸」，恐怕永遠也沒機會提供了。

醫學院七年畢業時，林勝利也完成終身大事，「人生至此，一切都是那麼圓滿、幸福。」林勝利感恩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迫切希望作更多奉獻，當時因為復興鄉衛生所沒有缺額，他就先去綠島擔任衛生所代理主任。他說，當時31歲的他，已是兩個孩子的爸爸，離鄉背景經常想家，「夜晚只好唱綠島小夜曲，打發心裡的寂寞。」八個月的工作，林勝利什麼病都看，雖然醫師執照尚未到手，卻能勉強應付過關。「幸好畢業前在台北縣三峽鎮的一家私人醫院做了一年多，



就讀北醫期間，林勝利參加救國團舉辦的山地醫療服務活動，在台北縣烏來鄉福山村從事家戶訪問、田野調查。

培養了一些臨床經驗，綠島的工作才難不倒我。」結束八個月的綠島生活後，林勝利先到桃園縣復興鄉三民衛生室當醫師。1984年，復興鄉衛生所前主任歐鴻英在接受好人好事表揚返鄉慶祝活動後，因心肌梗塞搶救不及過世，縣政府緊急調度，要求他接任代理主任，翌年元旦新的主任人事命令生效，終於達成他服務鄉梓的心願。一直到2006年退休，林勝利始終如一，不曾離開過復興鄉衛生所主任職務。

推廣公衛 成立節酒班

「剛剛到任的1979年間，衛生所醫療設備不足，山上幅地太廣，交通不便，原住民觀念又相當頑固，要推動公共衛生的阻力相當大。」根據衛生所問卷調查統計資料，多數原住民平均每周花掉四、五百元飲酒，男性以米酒、稻香酒加綠茶為主，女性以啤酒占多數，每周喝酒二至三次，由於飲酒過

量，健康經常亮紅燈，除了身體不適、肝硬化等症狀，也易與人發生爭吵，嚴重時影響工作效率、家庭經濟與婚姻關係，甚至出現父母與未成年子女同桌對飲等不良現象。林勝利為了改變族人不良習慣，一度在鄉內推動「戒酒」運動，因政策執行成效不佳，就將戒酒班改為節制飲酒班。藉著「節酒班」成立，逐漸改變鄉民飲酒習慣，不僅改善身體健康，也達到提升生活品質的目的。在公共衛生上，林勝利在2001年間，針對痢疾防治擬定多項工作指標，包括生活習慣改善、加強傳染病監視系統、飲用水質改善、生活環境改善及衛生基礎建設改善等多項目標，透過村際清潔競賽、校際衛教成果展示等活動加強宣導。

但是，原住民的頑固觀念中，還是有很多無法突破，尤其是女性的抹片檢查，林勝利表示，至今多數原住民女性還是排斥子宮頸抹片檢查，她們常會認為自己與醫師是熟

在綠島行醫期間，遙望前方美景，林勝利充滿著使命感。



識的人，很不好意思寬衣解帶接受醫師檢查身體。還有，患有結核病的患者很難痊癒，「多數是因為愛喝酒忘記服藥，或不準時服藥，所以很難斷根。」服務的21年期間，林勝利每天繃緊神經，尤其是颱風來襲，他一定要去衛生所值班待命，除了隨時機動出診解決民眾醫療問題外，還得保護所內的各種疫苗，萬一停電，要啟動發電機，有時還得手搖發電，比保護自己的孩子還用心。或許是壓力大，林勝利受訪的三個小時裡面，抽了好幾支菸。他說，這是國小12歲因為好奇，偷偷學大人吸菸，沒想到後來抽習慣了，不知不覺染上了菸癮，過去工作時，為了避免影響觀感，總是避開人群快抽、快丟；如今退休了，終於可以大方吸兩口，更不必擔心被問到「你是醫生怎麼自己也吸菸。」的尷尬。雖然自己吸菸，但讓他安心的是，兩個男孩都不吸菸，也不喝酒。目前大兒子在新竹科學園區工作，小兒子在縣政府原民處服務，女兒則從事服務業。雖然無一繼承衣鉢，他卻不以為憾，「我只要孩子快樂。」

醫病醫心 聽病人訴苦

靠著泰雅族母語的溝通，林勝利醫病更醫心，門診時總是耐心傾聽族人的訴苦。有些老年人總覺得混身病痛，全身到處不舒服，一大早趕了長長的山路來到衛生所，看到林勝利就一股兒說出所有憂慮，有身體的、有家庭的、有親友的，問題不一而足，盡情訴說。林勝利耐心聽完，病人還沒拿到處方，心情已是舒坦許多。看在衛生所所有職員眼中，私下都以「好好先生」來形容這



唸大學時期，林勝利就利用寒暑假參加山區醫療服務工作。

個老長官。護理長吳秋蘭更以「恩人」來感謝這個老長官的提攜，因為林勝利主張「人才在地化」，以及工作上的充分授權，讓她學以致用。

由於山區遼闊，巡迴醫療成了山區行醫很重要的項目。任內林勝利每周固定三天到附近山村作醫療服務，讓僻遠山區居民獲得持續性照顧，病情多以外傷、蟲毒傷、上呼吸道感染最多，行醫中不時提供環境衛生指導，並給予疾病預防注射。初期，他靠著摩托車每處跋涉，一天來回總要騎上八至十小時。因為醫術高明，每到一處，村民熱情歡迎，總讓他忘記辛勞，再接再厲。記得有一次去後山巡迴醫療服務，開著救護車前往，卻碰上豪大雨，回程時道路塌方，無法通行，只得倒車夜宿花蓮村，第二天再步行回衛生所。因為路上多處坍方，行走不易，走了六個小時，「真是漫漫長路啊！」回想那一晚，電話、路都不通，太太非常焦急，卻也只能對天禱告。「幸好我從小生長在山地，靠原住民傳統知識，搞定各種天候、路況。」

由於世居溪口台，距衛生所十多分鐘車程，任內開放家中電話號碼，鄉親們都知道林醫師是來者不拒，夜晚經常有急症求救，



除了平日為族人看診，林勝利也駕駛機車在山區奔馳，提供醫療服務，休閒時間也不忘與民眾同樂。



其中以外傷、高燒、毒蟲咬傷最多，一通緊急電話，他便立刻出發，救護車配合他的出勤，廿四小時待命。印象最深刻是：1986年一個颱風夜，七點多鐘家裡電話鈴響，對方通知鄰村的一位82歲老婆婆心臟不適，家人焦急的在電話一頭哭泣，顧不得屋外風大雨大，林醫師當下答應出診。太太林月美雖然擔心，但救人性命要緊，沒有阻攔，快速為他準備雨具、藥箱送他出門時，一再叮嚀路上小心後，就進屋祈禱。林勝利擔心風雨太大影響救護車視線，決定不叫司機開車，自行走路前往病患家中。原以為路途不遠很快可以到達，沒想到走在一座橋上，被風吹得東倒西歪，差點被強風刮落橋下，頓時嚇出一身冷汗。

救命第一 颱風夜出診

到了病人家中，全身早已濕透，看到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家，顧不得自己，立刻檢查、打針。看著老人家服藥後安穩入睡了，他才發現自己衣服全濕了，趕緊脫下，用乾布抹乾身子，這才意識到剛才險些性命不保，身子不覺戰慄。「那晚，我暫時留在病患家裡過夜，沒有勇氣再走回程。」除了看病，林勝利也是復興鄉的義務法醫，經常得配合檢調單位，對死者進行一般的行政相驗。因為長期的默默奉獻，不辭辛勞，1991年，也就是他在偏遠地區服務12年之後，終於獲得行政院衛生署與立法院厚生會頒發第一屆偏遠地區醫療奉獻獎。事實上，就算是沒有醫療奉獻獎的「加持」，林勝利在鄉里間建立的聲譽，已讓鄉人為他封上「國寶」美譽，行醫過程產生的深厚友情，讓族人尊敬、信賴他，逢人都說他「好！」。

重症病患 直升機運送

林勝利的好，除了在醫療專業上全力付出外，也關心山地天災的緊急醫療問題，以及員工生活問題。他說，退休前二年，讓他感到窩心的是完成了三件工程，分別是員工宿舍、直昇機停機坪、衛生所新辦公大樓的重建。復興鄉雖然因鄰近慈湖，生活條件不差，但想要在山上租房子，依舊大不易，退休前他決定為員工興建宿舍，讓遠到同仁有個落腳處，中午也可以稍微休息。只是，宿舍蓋好後，好像使用率不高，讓他覺得有點遺憾。至於直昇機停機坪是因應天災緊急需求而興建，當初選址在復興鄉下巴陵興建直昇機停機坪，做為緊急狀況時運送物資，提供直昇機起降作用，因應道路中斷或山難意外，以及重症病患運送。為了爭取這項工程，由衛生所向衛生署爭取補助三百萬元，找到復興鄉華陵村下巴陵風景管理所旁土地，完成停機坪工程。

如今退休，林勝利不再碰觸醫療事務，他希望能完全放鬆做自己，清靜的過著退休生活，在老家重建的別墅裡，享受著泰雅族傳統生活，只做四件事，那就是飼養雞鴨鵝、種植蔬菜、釣魚、設置陷阱補山產，老朋友見面偶爾喝兩杯敘舊，以酒會友樂趣無窮。至於不少醫界友人投入的政治活動，他沒有絲毫興趣。他說，其實小時候很調皮，也愛說話，但在北醫求學時，看到一位同學因為胡亂發表言論，遭到有關單位嚴厲斥責，讓他非常震撼，從此他就以「多做事、少說話」為處事原則，無形中養成不愛講話的習慣，結果反而因此贏得更多友誼，加上他的「平民化」行事風格，族人都知道有事找他聊，絕對不會對外宣說，是最佳談心對象。



榮獲第一屆偏遠地區醫療奉獻獎時上台領取獎牌。

每天看著日出日落，林勝利更加懂得珍惜生命。尤其1996年一場中風意外，緊急送醫，發現是腦幹出血，經過治療後雖然痊癒，但至今右腳走路還是比較使不上力。因為是高血壓慢性病患者，每天得量血壓、服用降血壓藥物，退休後反而成了衛生所服務的對象，每個月固定前往取藥。為了讓健康加分，他的茶園堅持不噴灑農藥，「等蟲吃完我再採來吃。」林勝利夏天種的蔬菜多數是野菜，有山蘇、山苦瓜、山萵蒿、四季豆、小黃瓜、青椒等。文／陳愛珠



愛撒嬌的女兒深得林勝利夫婦寵愛。

為鄉人醫療 責無旁貸

全文章

堅守使命

1965年南投縣信義鄉地利部落的他麻老彎，一位布農族的小孩被家人用香蕉葉包裹著身體，全身泛紅，兩眼上吊，無助的躺在家中昏睡；小孩的哥哥名叫全文章，當時還是一名就讀國小四年級的學童，他站在一旁，嚇得不知如何是好，幸好任職於鄉公所的父親運用關係，找到車輛送至衛生所，然而當時的衛生所並無醫生的編制，無法立即救治，只能再輾轉送到山下找醫師診斷，才知道是罹患日本腦炎；當時全文章幼小心靈，就默默地想著，如果自己是醫生，那該有多好。

立志學醫 為家鄉服務

隔年，他的祖父病倒，全身都不能動，家人不知如何是好，「中邪」、「被不好東西沾身」等等說法，在族人口中流傳，後來才知道是中風，當時還是因為山地鄉沒有醫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祖父痛苦地躺在床上顫抖著，一周後祖父撒

手人寰，那時他一直感嘆，為什麼山地部落的家鄉沒有醫生？於是，當醫生成為他唯一的心願。當時，他就悄悄立定志向，將來長大一定要成為山地鄉的醫生，來救治山上的病患。

後來，他在臺北醫學院師長的教育下，終於實踐了童年的夢想，讓信義鄉民生病

雖然行動不便，全文章仍堅持繼續為族人看診。



時，有了求助的對象，不必再用包裹樹葉的土方治病，1991年更成為第一屆醫療奉獻獎得主，如今曾中風的他，雖然右半身行動不便，但仍在信義鄉開業，繼續為山地鄉的醫療奉獻心力。

對於這個從小立志當醫生的布農族小孩，家人、師長不知他的心願，在全文章1970年初中畢業時，因成績優異，可以保送師專（各地師範學院、教育大學的前身），在當時是何等榮耀的

事，家人與學校師長一再的鼓勵他就讀師專，他不為所動，後來索幸坦白告訴在鄉公所任職的父親說：我如果讀師專，就不能當醫生了；結果贏得父親的大力支持，而他父親也沒有將他的心願告訴師長，只說孩子的選擇，他絕對支持，後來進入南投高中就讀，畢業前參與省衛生處的「山地暨離島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在百餘人競爭的六個名額中，脫穎而出，順利考上臺北醫學院醫學系。

本來全文章並未以此自滿，還想參加聯考，以證明自己的實力，這種勇於面對挑戰的勇氣，讓南投高中師長大為驚訝，再三勸他不要為了證明自己實力，而放棄了寶貴的公費就學資格，何況參與聯考，不見得可以考得比臺北醫學院醫學系好，並且不同意幫他報名參與聯考（當時聯招，應屆畢業生，只能統一由母校代辦集體報名），因而粉碎了全文章參加大學聯考的美夢。

南投縣信義鄉人口雖然不足兩萬人，可是全鄉的土地面積，比彰化縣還大，不過地處中央山脈與玉山山脈間，目前的交通雖然比以往來得便利，可是一般人如果沿著台16



全文章以左手操作滑鼠，繼續為鄉民提供醫療服務。

線到地利村，過了30K就會發現，竟然有些省道會狹窄到連會車都十足困難，就可以體會信義鄉交通的不便。

全文章在臺北醫學院畢業，實習兩年後，在1981年4月回到信義鄉衛生所擔任醫生，當時衛生所主任馬裕仁對他說，看診的事交給你，行政事務由他負責，從此展開全文章在山地鄉的醫療服務，四年後馬裕仁他調，全文章接掌主任，衛生所才又補充一名醫生，出身泰雅族的楊茂銀。

全文章在1985年出任衛生所主任後，他一心一意的要扭轉當地民眾對衛生所角色的認知。民眾都認為衛生所只是單純的推動家庭計畫、勸導原住民少生孩子的機構。他積極的爭取到各項補助，充實衛生所的醫療設備，並利用各種機會強調衛生所是個醫療單位，讓原住民認同、進而接受，這只有靠一點一點辛勤的工作，長期努力才能累積成果。

夜間急診 開車送病患

住在都市裡的人，很難想像患者半夜求診的焦急窘態，1986年以前，只有靠衛生所



全文章雖然一度中風，導致右半身行動不便，但並未影響他為鄉民看診的決心與熱忱。

負擔全鄉14個村（部落）的醫療工作，後來才陸續有軍醫退下來者、其他醫生開業，至今仍然沒有超過八家私人開業診所。

他回想1990年以前的工作狀態說，根本沒有想到休息的問題，由於當時住在衛生所宿舍，幾乎每天夜裡都會有病患求診，為了不讓弟弟、祖父生病無人可以看診，只能使用土方救治的歷史重演，全文章一定全力救治。

一位比全文章還早到衛生所任職的張姓女護士說，全醫生碰到比較棘手的疑難雜症，會先連絡山下的大型醫院，親自開衛生所的救護車，將患者送到山下就診，甚至遠到彰化、台中也是一樣送。

曾有大型醫院的醫生問他：「你是醫生，為何要親自開救護車在半夜送病患？」全文章毫不遲疑的回答：「司機晚上不上班，我會開車，自己送更快」。

1987年有一天早上，衛生所的員工，見全文章還沒有上班，以為他因半夜出診，回來晚了，還在補眠，可是在宿舍中也找

不到，大夥正在懷疑全主任到什麼地方去了，忽然發現全文章開著救護車，回到衛生所，一問之下，才知道半夜有車禍病患送來急診，由他開救護車轉送到台中救治，等到病人脫離險境，他才回到衛生所；全文章半夜開車送病患的情事才傳開，否則以他悶不吭聲的個性，別人是不会知道。

一位張姓中年婦人說，她從小就由全醫生看診，全醫生他人很好，總是耐心的聽患者訴說，小心的看診，縱使有些病人很嘮叨，他也不會不耐煩，所以在信義鄉不論是原住民或是平地人，都喜歡找他看病。

有一次全文章接到住在和社病患家屬的求診，他前往一看，才知道是位80歲閩南人，當時家屬已經替他穿好壽衣，可是他認為還可以救，於是力勸經家屬們同意後，由他開車送到彰化市轉診，後來這位患者雖在獲救後不久，仍因年邁體衰而往生，可是全醫生救治病患的熱忱與愛心，贏得家屬們格外的敬重。

再者，一位新鄉村回鄉待產的新嫁娘，晚上上廁所時不小心將嬰兒產下，家人見嬰兒不會哭，就連同胎盤抱著到衛生所求診，全醫生見嬰兒的臍帶未剪，且被胎膜、胎盤纏繞住無法呼吸，已因缺氧而臉部發黑，二話不說，毫不忌諱血淋淋的嬰兒，立刻撕開胎盤，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終於讓嬰兒哭出聲，他又怕嬰兒可能腦部缺氧，親自開著救護車送到台中市轉診。如今這位嬰兒現在已經成年，在這20幾年來，只要回到信

義鄉，必定探望這位將他從鬼門關救回的恩人。

全文章行醫救人的類似事蹟，無論是在他任職衛生所期間，或者1997年自行開業以後，皆不勝枚舉。對於鄉民的稱譽，他靦腆的說，可能因為自己是布農族的人，能夠使用相同的語言為鄉民看診，比較容易溝通，才獲得鄉民的肯定。

提升效率 衛所電腦化

愛心，不是掛在嘴邊，也不是敲鑼打鼓的作秀宣傳，是要有具體行動，且發自內心的展現。全文章這20多年來，就是這樣走過，縱使在1991年，有人要推薦他角逐醫療奉獻獎時，他都謙虛的表示，不記得有什麼值得推薦事蹟了，要上級考慮其他人選，後來又有人找他，希望他提供一些醫療奉獻的事蹟，以便推薦他接受表揚時，他也謙虛地表示不知要提供些什麼，最後還是朋友們幫忙蒐集資料，才「湊合」出「簡略事蹟」。

全醫生對山地鄉的貢獻，除了醫療外，還有一項很少人知道的事蹟。在1988年以後，電腦的運用逐漸在社會上普及，全文章在友人的幫忙下，建立了衛生所看診、員工、藥品管理的軟體系統，並在信義鄉衛生所實施三個月後，向當時的省衛生處提出他的構想與設計，獲得省衛生處的認同，並轉知全省衛生所採用，到了1998年他擔任鄉長到外地訪問時，還有當地衛生所主任向他說，仍在採用他設計的電腦管理系統，讓他欣慰不已。

這種貢獻，如果放在時下的環境中，當可獲得不少利益，可是就全文章來說，僅淡淡笑著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行事低調的他，很少接受媒體的採訪，不要說得到傑出山地青年獎，縱使當年獲得極為殊榮的「全國年度特優公務員」獎勵，也難得在報章、媒體上露臉，這也是縱使獲得醫療奉獻獎，可是在主辦這個獎項的厚生會，都難以找到記載他文章的原因。



全文章將衛生署頒贈的第一屆偏遠地區醫療奉獻獎獎狀及家庭醫學科專科醫師證書都懸掛在慶安診所的牆壁上。

全文章笑著說，有沒有記載他的事蹟無所謂，只要族人、鄉親記得有位醫生一直陪伴著他們就好，等到他年紀大到無法看診時，再回到「他麻老彎養老就可以」的啦。

全文章曾不慎闖入政治森林，弄得遍體鱗傷，後來還不幸中風，可是他不但沒有被官司打垮，還力爭到底，獲得平反，並憑著過人的毅力，重新站在診間，繼續為山地鄉醫療奉獻心力，他無怨無悔，在卸下政治光環後，為了原鄉醫療，哪怕現在右手、腳行動不便，仍繼續執業，讓自己成為病患眼中樂觀進取、不畏病魔的活教材。

由於全文章在衛生所醫生、主任任內，表現出的愛心、奉獻的心，獲得全鄉民眾的擁戴，早在1990年前就有不少人鼓勵他競選縣議員、鄉長、立委，連國民黨有力人士都出面力邀，可是年輕的他不為所動，面對眾人的再三遊說，他只好開出兩個條件，婉拒地方、黨部人士的盛情邀請。

條件之一是他不再擔任衛生所主任；條件之二是衛生所改建大樓，建立信義鄉緊急救護中心。而且有言在先，即使如此，他也只選一次。

在他這兩個條件下，相關人士終於確

定，短期內無法說動全文章出馬，於是改找他弟弟全文盛競選鄉長，首度出馬就當選並且連任。

全文章在1995年離開衛生所主任一職，轉為自行開業醫生，在離職前，他完成了衛生所大樓的興建，後來在政府相關部門的協助下，信義鄉衛生所成為全鄉最好的醫療場所，有相當於一般中小型醫院的醫療設施，除了內科、外科、小兒科、婦產科外，還有皮膚科、眼科，可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並成立緊急救護中心，全文章當時的宏願可謂逐一實現。

後來，全文盛在1996年角逐立委成功，所遺鄉長任期須要補選，地方人士與國民黨再度想到全文章，在弟弟全文盛與相關人士勸說下，全文章勉強同意出馬參選而且順利當選，從此踏上政途，兩年後連任成功；可是在他的第二個任期中，卻官司纏身，多數獲得不起訴或無罪的判決。

在1998年底鄉長任內，被檢舉在衛生所主任最後一年，涉嫌在住處利用公餘時間看病收取診費，且領取不開業獎金，涉嫌圖利，雖然全文章一再的解釋，是鄉民習慣他24小時服務，縱使他下班，仍會找到住所求



全文章開設的慶安診所就位於信義鄉衛生所旁邊。



診所內擺滿了為病患看診累積的病歷表及常用的藥品。

診，並不是自行開業，可是1999年初一審仍被判有罪而停職。

這個事件對他影響不大，不當鄉長重新回到診所，可是九二一大地震後，病患增多，在長時間勞累下不幸中風，這個打擊對他就非同小可，在療養期間他甚至遠避到深山中，數度向親人表示，這可能是他人生最後一站，要家人好好的注意自己身體；2001年年底官司獲得平反，他雖證明了自己的清白，但已心灰意冷，不願復職，可是友人一再的勸他說，當初從哪裡處跌倒，就要從哪裡重新站起來，所以在2002年初忍著病痛復職，完成未竟三個月的鄉長職務。

曾在信義鄉伴隨他多年，從事山地部落的巡迴醫療工作，且榮獲第三屆醫療奉獻獎的保健員謝慶忠說，全醫生是不小心走入政壇，也許是直來直往，不懂得轉彎的個性，讓他吃了悶虧，他如果要貪財牟利，不會一

直待在山區、不必自己設下種種條件限制才出馬參選，可是擔任鄉長的時間讓他腹背受敵、遍體鱗傷，實在得不償失，但很多的朋友、民眾到現在還是相信、支持他。

對於這段過往，他不願多談，然而對他的影響的確深遠，本來對未來不抱希望的他，在卸任鄉長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重新將私人診所開業，向全體信義鄉民、族人，展現他不被病魔打倒的決心與毅力。

從診所重新開業後，一直跟著他到現在的護士金凱迪說，全醫生的人真的很好，對患者很細心，現在雖然身體不便，可是遇到患者要求出診時，仍然會開著車戴著她們前往看診，而且對患者一直輕聲細語，充分發揮愛心與耐心，所以鄉民很喜歡找他看診。雖然全醫生目前仍在進行中風復建，但依然秉持服務病患精神，每周看診四天，每天患者超過40人。

新建落成的信義鄉衛生所。





看診以外的時間，全文章最大的樂趣就是享受田野生活。

全文章在復出看診的過程中，如果遇到行動不良或者意志不堅的患者，會以自己的實例，告訴患者不能喪失信心，「只要活著，就有希望，不能被病痛打倒」。

無畏病魔 仍持續看診

全文章不諱言的說，年輕時也曾像其他醫學院畢業的醫生一樣，想要留在大都市發展，可是在山地鄉服務幾年後，他已離不開信義鄉，他認為對家鄉有不容推卸的責任與不能放棄的使命，這也是他不懼病魔，繼續堅守醫療服務工作崗位的原動力。

「愛心、服務，一直是全文章醫生的

原動力」同樣獲得醫療奉獻獎肯定的謝慶忠說，在與全文章醫師共事期間，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民眾所要求的，就是我們要改進的地方」。

謝慶忠，台灣省南投縣人，1953年生，1975年畢業於嘉南藥專，之後擔任藥廠業務代表、自營西藥房。1987年回到土生土長的山投縣信義鄉衛生所服務，擔任山地衛生室保健員，並自願兼任山地巡迴醫療藥師和衛生稽查員工作；後來抽空前往高雄醫學院藥研所進修。平日熱心助人，主動支援山地車禍搶救，協助民眾就醫，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得到第三屆醫療奉獻獎，曾為南投縣唯



一獲選為台灣省藥師公會的事。

謝慶忠表示，他在1987年到信義衛生所服務時，正是全醫生擔任衛生所主任期間，在後來的八年時間，他一直在信義鄉擔任衛生所保健員，而且兼任衛生所的藥師；他表示，自己已經退休了，不必再說一些拍馬屁的好話，可是全醫生的精神實在叫人沒有話說，也是受到這位長官的影響，才能在後來隨著全醫生的腳步，獲得醫療奉獻獎。

在他口中，全文章是一位默默行善的醫生，從不誇耀自己，和所裡的員工相處，就像自己家人一樣，不擺長官的架子，更不會和病人發脾氣，縱使遇到囉嗦的病人，也

為了避免看診病患久候，全文章的慶安診所設有電動包藥機。

不會不耐煩，總是耐心的聽完病人的嘮叨，這是在城市中飽受大牌醫生脾氣的常人，無法體會的福氣。或許有人認為他是因為看診人數少，所以才會有這種好氣度，可是二、三十年來，只要看診，每天要看超過80位病人，這算少嗎？更不要說到偏僻的山中出診。

他回想與全醫生在山區巡迴醫療時的情景，笑著說，當時衛生所沒有藥劑師的編制，整個衛生所約30位員工中，只有他是正統學藥的，所以就成為當然的兼任藥劑師；當他配合全醫生外出巡迴醫療時，搭乘載滿各種藥品的廂型車，前往各個部落；全醫生在車輛旁看診時，他就在車子內依據藥方配藥。

冬季巡醫 午餐冷麵包

很難想像，一位原住民不抽菸、不喝酒、不嚼檳榔，可是全醫生做到了，且可以和當地的閩南人（佔信義鄉人口半數）稱兄道弟。由於山地鄉往往前不巴村，後不著店，謝慶忠說，巡迴醫療時，夏天一大早出門，還可帶個熱便當當作午餐果腹，但是冬天氣溫嚴寒，醫療人員只得帶碗泡麵，就近在衛生室解決午餐。不過，14個村中，神木村和雙龍村至今甚至還沒有接通自來水，巡迴醫療到此時，就只有啃冷麵包或餅乾了。

他認為，信義鄉有這位全職的醫生，確實是原住民、鄉民的福氣，如果沒有他默默的推動醫療服務、協調其他單位提昇醫療品質，信義鄉的醫療資源今天會是如何？實在讓人難以想像。文／吳南山

秉持校訓

楊綏生

赴病患家診治

楊綏生醫師是馬祖南竿鄉復興村人，自幼生長在舊稱「牛角」的地方，由於父母識字不多，家境經濟十分拮据，母親陳來妹仰賴摘紫菜、挖海螺、或賣魚等方式獨力賺錢養育五名子女，為了挖海螺，陳來妹曾三次失足落海，由於她又不諳水性，險些遭到不測，因此陳來妹全心全意撫養子女，希望孩子們趕快長大，並習得一技之長，可以分擔家計，減輕她肩頭上的重擔。

楊綏生從小就是童年玩伴心目中多才多藝的點子王，愛繪畫、善游泳、能釣魚，每到春節，楊綏生還會自製舞獅器材，並自任龍頭或獅頭，與同學一起敲鑼打鼓、舞龍舞獅，前往各住戶、商家演出，藉此賺點糖果跟紅包。從國中到高中，楊綏生的藝術天份，就在他的校園生涯中充分發揮，常被同學推選為學藝股長、文化股長等幹部，並且參加書法、美術、作文等項目比賽，獲獎無數，學業成績也一直名列前茅。

視病如親 北醫教誨不敢忘

楊綏生從馬祖高中附設的國中部，一直

唸到馬祖高中，並以第一名畢業，獲得保送臺北醫學院，讓家境清寒的他，能享有公費就讀醫學系的機會。在對醫學懵懵懂懂的情況下，楊綏生成為馬祖第一個保送醫學系的學生。

台灣五光十色的生活，並沒有讓楊綏生忘記他的初衷：醫學院緊湊的學習節奏，卻也沒有抹殺楊綏生的好奇心。他一方面鑽研於學校的課業，另一方面卻也保持他對事物的高度興趣。

除了學業之外，楊綏生參加救國團的營隊學攝影，閒暇時間甚至翻閱一些當時相當敏感的黨外雜誌，看完之後，還興沖沖地把



楊綏生以醫師的身分兩度參選連江縣長，終於得償宿願，高票當選。

自己的閱讀心得提供幾位同樣是馬祖公費生的學弟、室友分享。楊綏生笑說，當時黨外雜誌思想相當前衛，常常讓習慣接受馬祖軍管教育思想的幾個學弟無法接受，一群人就一邊唸書，一邊堅持己見，辯論起來，這種場景，成為他大學時代難忘的回憶。

看似充實的大學生活，楊綏生卻說，「其實我並沒有從『北醫』學到很多，但『北醫』的老師們教給我，當一個醫生基本的理念，『視病猶親』，我到現在，仍然時時刻刻提醒自己，這句話的重要。」

楊綏生回憶，自己大學時期成績不算頂尖，加上離島保送生的背景，讓他唸書的時候相當吃力。不過，當時班上除了離島公費生之外，還有山地公費生，大家目標相同，成績也差不多，「還好有他們相伴，我才覺得自己不孤獨。」

1981年，結束學業的楊綏生，回到馬祖服務，分發到位於南竿鄉復興村的連江縣衛生院（即衛生局與縣立醫院前身）服務。

因為公費生制度之故，楊綏生實習才剛結束，就必須馬上回到馬祖，開始執業生

涯。「那時候在馬祖，哪有什麼住院醫師、主治醫師之分，從到馬祖衛生院上班開始，民眾就把你視為可以獨當一面，甚至是萬能的全科醫生，根本沒有說『不會』的權力。」

頂著「第一位公費醫學系保送生」的頭銜，對於醫療資源缺乏的馬祖民眾來說，楊綏生背上的壓力與期待可想而知。可是他知道，若是跟還在接受訓練的其他同學比起來，自己既然已經開始替民眾看診、開藥，就不該再有任何失敗的藉口。

當時，民眾看病，首選是軍醫院，軍醫院的醫生是固定從三軍總醫院調來馬祖輪值的，不論是經驗與醫術，都遠遠超過他們這些「初生之犢」，楊綏生一方面利用閒暇時間，閱讀醫學書刊來充實自己，一方面更常常跑去軍醫院，找軍醫聊天，藉此從他們身上學習一些看診經驗。

那時候的馬祖，醫療資源十分匱乏，連江縣衛生院不僅房子破舊，病房中擺放了幾張陳舊的病床，此外幾乎沒有任何設備，白天一邊動手術，一邊趕蒼蠅，夜晚開燈時，



奉獻

【醫療奉獻獎
北醫西人得主專輯】

蚊蠅滿天飛，蟑螂、老鼠四處竄的场景，可謂司空見慣。此外，民間的醫療常識也相當貧乏，多數人根本沒有預防醫學的概念，楊綏生巡迴各村醫療的時候，總會帶著血壓計，免費替民眾量血壓，提醒大家多多留意維護身體健康的生活細節，甚至只要一通電話，楊綏生都願意前往病患家中幫忙診治。

執業幾年後，隨著公費保送的醫師、牙醫、藥師、檢驗師、護士等陸續返回馬祖服務，衛生院的醫師陣容也越來越具規模，但有了牙醫，卻沒有像樣的看診間，楊綏生於是運用國中時期工藝課學習的繪圖技術，替當時的院長規劃出病房、牙醫看診間，讓衛生院的功能適當發揮。

幾位前後期畢業的醫生臨床經驗都不足，醫療設備又不夠，該怎麼幫民眾看診呢？他苦思之後，想起過去實習的馬偕醫院，於是，不斷洽請馬偕醫院幫忙，陸續安排了幾位醫師輪流去馬偕醫院實習，一次學一個科，慢慢累積專科知識與經驗。

楊綏生說，當時很多孕婦都會到衛生院，找醫師接生，但他們幾個統統非婦產專科出身，只能硬著頭皮上場，久而久之，每



無論是行醫看診或是轉任民意代表，為民喉舌、楊綏生都希望為家鄉馬祖盡一點心力。

個醫生都練就一身接生的技術，他們一年最高可以接生到70至80個嬰兒。

1987年，擔任連江縣衛生院代理院長的楊綏生，接獲馬祖防衛部司令官葉競榮指示，執行衛生院的遷建計畫，將連江縣衛生院從復興村遷到介壽國小對面的陸軍醫院舊營區。當時，楊綏生基於地方上的需求，一方面積極向衛生署爭取預算補助，另一方面，鑑於那時馬祖的營造工程均循例由軍方施作，而以往軍方所協建工程，經常因故拖延，無法如期完工，且工程品質亦難以要求，於是不屈不撓地向上級爭取，終於讓馬



無論是擔任醫師或縣府官員民意代表，楊綏生（左一）對鄉親們的關心與地方建設的爭取，都始終如一，全力以赴。

祖衛生院遷建工程突破慣例，由民間建築公司承包興建。

除了要求品質外，楊綏生運用他之前規劃的經驗，加上身為醫生的角度，自己繪製內部設施草圖、設計院內動線等，並且親赴工地監工，他說，雖然整個施工過程說來簡單，但其中迂迴、折衝、據理力爭的辛苦與壓力，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恐怕很難理解。

良醫醫國 服務鄉親選國代

事後再回顧當時的其他工程，楊綏生說，同一時期委由軍方興建之南竿體育館，前後拖延了10多年才完工，地方法院大樓完工後卻發生漏水的問題，讓他暗自捏了把冷

汗，顯示當初自己爭取由民間建築公司承包興建的決定是正確的。

為了有效提升離島的醫療能力，楊綏生向軍方提出了「海鷗救難直升機支援計畫」，以便在遇有重症病患需要緊急後送時，可洽請軍方派遣海鷗救難直升機支援，將病患直接空運到台灣本島接受緊急醫療。

衛生院遷入新址後不久，楊綏生就辭去院長的職務，他擔任院長，前後僅三年時間。旁人驚訝於他的毫不戀棧，但他卻覺得，從此之後可以擁有更多時間在自己的興趣—釣魚、攝影上，也未嘗不是件開心的事。

1990他公費服務期滿，決定繼續留院服務。1991年，舉行第二屆國大代表選舉，在



為民服務的工作，先要由瞭解基層民意開始做起。

馬祖高中曹金平校長及連江縣諮詢會長陳振清等人一再勸進下，楊綏生開始考慮是否要投入國大代表選舉。

其實，楊綏生當初並無意參選，但勸進的長輩與親友提醒他「良醫除能醫人，也能醫國」，這句話讓他聯想起，擔任醫生十年期間，最經常要開的藥，不是止痛藥、消炎藥，而居然是暈船藥。馬祖居民大都有暈船的經驗，每一次搭船，都會看到有不少人暈船暈得死去活來。他深深感覺，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恐怕已超越醫生的執業範疇，心頭不由地浮起要站出來為鄉親們排除困難、爭取權益、提供更多元服務的念頭，開始思

考是否該面對參選的挑戰。

然而，楊綏生的母親陳來妹卻持有不同意見，認為「與其求人，不如求己」，她向楊綏生說：「你當醫生，是人家要來拜託你。你出來競選，是要挨家挨戶拜託別人，這是何苦呢？」母親的想法似乎也沒有錯，顯然，他若決心出馬參選、爭取更多鄉親們的支持，首先第一關，必須得到母親大人的認同，於是，楊綏生向母親表示：「當醫生，一天頂了不起，只能為一百個病人看病，但是當民代，卻可為家鄉看病，又可為地方爭取更大的權益。」

他的這一番道理，終於說服了母親，於是毅然決然跳出來參選，結果成功地以

簡陋、粗糙的文宣品，及不到50萬元的競選經費，在馬祖地區以最高票當選第二屆國大代表，展開他為期四年的國代生涯。

同樣是中央民代，國大只有「建議權」跟「修憲權」，楊綏生卻想到，巧妙的利用修憲機會，尋求200多位國民黨籍國代同意，讓離島的金門、馬祖居民享有跟台灣本島居民一樣的權利與義務，這一戰，讓很多人對楊綏生印象深刻，包括後來延攬他進入縣政府的前縣長曹常順。

四年後，國大代表任期屆滿，楊綏生轉任北竿衛生所主任兼醫師。這一年，他卻在一次搭機返回馬祖的過程中，面臨一場人生

最大的劫難，死裡逃生。

1996年4月5日，楊綏生與太太搭乘永興航空B-12257號飛機，從台灣飛回馬祖，卻因為降落失誤，造成飛機墜海，楊綏生回憶當時：飛機落海時，機身像煞車一樣煞住，他隨即打開機艙門，但他老婆與一位女同學，卻同時抱住他不放，三人一同跳入海中，楊綏生雖面臨生死交關，卻仍記得要沉

著應變。他先提醒其他兩人說不要抱住他，三人要分開來游，否則都會沉下去。他先游向左後方機翼，然後爬上機身，老婆隨後跟上，兩人再一起把她的施姓女同學救起。

之後，同機的醫生拉出救生艇，在艇上清點人數後，仍有人未浮出水面，楊綏生於是將救生艇上的繩子綁在身體上，另一端交給老婆抓住，隨即下水救人，成功的救出一

楊綏生由醫師的跑道轉而從政，希望像故鄉的燈塔一樣守護著故鄉，服務更多的鄉親。



位老太太陳寶菊，眾人合力拉上小艇時，陳老太太已無心跳，楊綏生在小艇上，緊急施以人工呼吸，竟救回陳老太太的命。

40分鐘之後，前來救援的船隻趕到，他們幸運生還。但同機乘客卻有五名死亡，一人失蹤。

馬祖實施軍管長達的時間40餘年，對外交通完全仰賴軍方的運補艦與AP艦（交通船），每月往返基隆、馬祖間三、四次，不僅航班有限，還要在每趟動輒十餘小時「乘風破浪」的航程中，飽受嘔吐、暈船的折磨，每逢天候不佳，波濤洶湧、船身不斷劇烈搖晃時，可以讓暈船的旅客吐到東倒西歪，軍民所受交通不便之苦，由此可見一斑。而飛機墜海的意外事故，再度突顯出馬

祖居民對於改善外交通的迫切需求，因緣際會下，楊綏生受到當時的縣長曹常順力邀，接下代理建設局長一職。

代理局長 完成建設即辭職

面對這個薪資所得還不及當醫生收入的一半，及馬祖人長期殷切期盼改善交通的呼聲，楊綏生知道，這個代理局長，絕對不輕鬆。但他仍利用短短九個月代理期間，主導購置台馬輪，找遍資料與管道，買到了從日本瀨戶內海渡輪退役下來的船，就是現在的台馬輪。

楊綏生完成台馬輪規劃後，隨即辭職，回到北竿衛生所。他的代理局長一職，僅僅九個月。建設局走一遭，讓馬祖人見識到楊

主導購置台馬輪，改善馬祖居民的對外交通，是楊綏生任職建設局期間的重要建樹。



綏生的決心，更見識到他不戀棧權位的風骨。

回到北竿衛生所，楊綏生仍然不放棄他對馬祖交通改善的理想與抱負，利用他在醫學系就讀時，所學到的邏輯技巧，加上唸醫學書籍培養的英文閱讀能力，他自己拍照、找資料，甚至寫信給國外廠商，請他們幫忙研究馬祖機場改善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研究心得，發表在「馬祖資訊網」等網站，一篇又一篇，不僅累積他自己的知識，讓馬祖人了解到他對交通改善的關心與決心，更讓許多人對他的毅力，大感佩服。

問到他是如何從一個外行人，到寫出媲美專業水準的文章，楊綏生說，他只是把唸醫學系時學到的邏輯概念，應用在學習其他的事物上。當邏輯清楚了，知識就可以被建構，自然越學越多，了解的也更深刻。但他笑稱，自從有了google之後，對他找尋資料跟研究省事不少，「網路真是太無遠弗屆了！」。

安於北竿衛生所的日子將近10年，2005年，他決定出馬參選縣長，向現任的縣長陳雪生挑戰。

面對一片不看好之聲，加上國民黨刻意「禮讓」親民黨，以及對手陳雪生的現任優勢，種種情況都對楊綏生不利，他卻仍然堅持，要打一場「高格調的選戰」，堅持不抹黑、攻擊對手，只是堅定的陳述自己的政



關懷身邊的每一個人，是楊綏生行醫、看診、參選、問政過程中堅持的目標。

見。但最後，還是敗給競選連任的陳雪生。

四年之後，他再次出來選縣長，遇上的，卻是比四年前更艱困的選戰。對手打著中央經驗，以及現任縣長的大力奧援，與楊綏生競逐百里侯之位，楊綏生卻還是一樣，堅持自己的腳步，盡量與每位民眾接觸，傾聽他們的聲音。

「選縣長」這件事，絕不會出現在大部分醫生的人生規劃中，楊綏生一個人，卻挑戰了兩次。但他說，當縣長跟當醫生一樣，都是對症下藥。

在他決定再度參選的過程中，母親陳來妹一直持反對立場。她提及楊綏生推動購置台馬輪的事說：當年「誰認同你？」，

又陸續列舉一堆長輩們的反對意見，力勸楊綏生打消參選的念頭。最後楊綏生告訴母親：「你兒子要當菩薩！」從此以後，母親不再反對。對於妻子鄭嬌英；楊綏生也充滿歉疚，2009年在花蓮舉辦同學會的遊覽車上，一首「牽阮的手」，讓楊綏生不禁當場熱淚盈眶，

在決定參選的第一時間，鄭嬌英開始眉頭深鎖，甚至以淚洗面，因為她知道楊綏生下定決心的事，一定會堅持到底，絕不放棄。

楊綏生認為，馬祖在過去八年，累積了太多未解決的問題，像是交通、垃圾、停車場等問題，這些其實都是「病」，都需要有人對症下藥，他身為一個醫生，發現病症卻不去醫治，實在有違一個做醫生的醫德。他認為既然自己有這個決心跟能力，再加上為鄉親爭取權益、服務奉獻的具體政見與參選理念，於是毅然決然，投入縣長選舉。

曾經跟他共事過的縣府企劃室專員陳美金說，她對楊綏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對一件事情的投入。只要找到他想做的事，楊綏生就會毅然決然、不顧一切的投入，但完成之後，或是對它不感興趣時，就會當機立斷的拋棄，轉向下一件有興趣的事。

婦唱夫隨 義賣作品傳佳話

陳美金也說，楊綏生毫不藏私，某次她



無論楊綏生是當醫生、作國大代表、還是參選縣長，妻子鄭嬌英始終陪伴在側。

半開玩笑的抱怨，楊在網路上發表的文章太難懂，幾天後，楊綏生居然趁著颱風天，醫院同仁較不忙碌的時候，把大家找來聽「簡報」，詳細說明他在交通方面的研究心得。讓陳美金對於楊綏生的堅持理念與開誠佈公，印象深刻。

不管是當醫生、當國代，還是選縣長，始終陪在楊綏生旁邊，與他一起打拚的，就是他的太太—鄭嬌英。他們雖然在興趣上不盡相同，但只要是楊綏生想做的事，鄭嬌英一定大力支持。

鄭嬌英是楊綏生的高中同學，兩人在楊綏生醫學院畢業的那年結婚，一起經歷過楊的醫生生涯、國代任期，也一同經歷過死裡逃生的空難。

當初，鄭嬌英從事托嬰工作，一開始只是為了補貼家用，不料卻做出了心得與口碑，現在，鄭嬌英與朋友、女兒，合力經營托兒所，成為許多孩子口中，又敬又愛的「鄭媽媽」。閒暇之餘，她也積極參加社團，包括雲台樂府、芙蓉海畫會等，由於她

待人親切和藹、平易近人，很多人常常忘記她其實是位「醫生娘」。

某次，鄭嬌英參與的雲台樂府欠缺表演經費，楊綏生大手筆捐出自己的數十幅攝影作品義賣，所得80多萬元，讓雲台樂府順利完成馬祖巡迴公演的願望。婦「唱」夫隨，一時之間，也傳為地方佳話。

不讓太太專美於前，私底下的楊綏生，興趣亦相當廣泛，從年輕時的釣魚、攝影到騎自行車，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不僅是醫生，更是馬祖知名的業餘攝影家，許多人家中，都掛著他的攝影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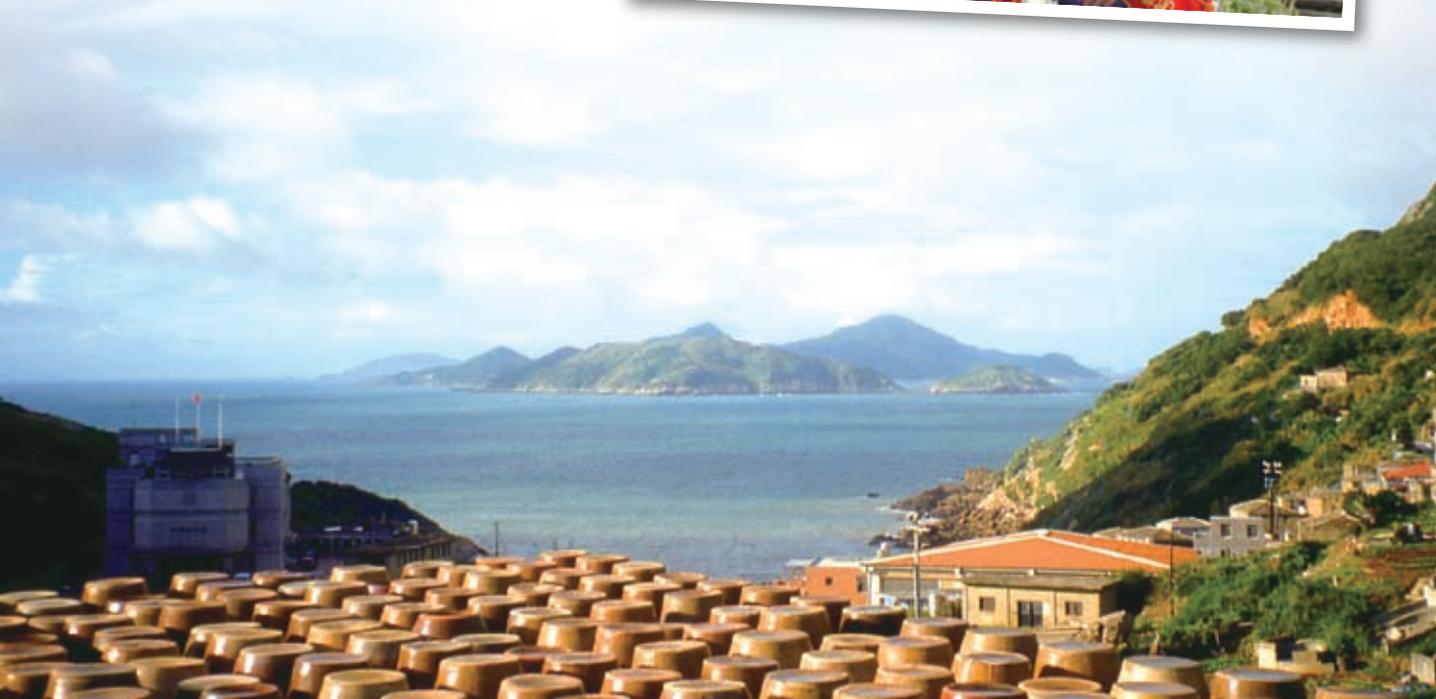
兩人的一雙兒女，兒子楊弘醫不負爸爸給他的名字，從臺北醫學大學公衛系畢業，

在台北打拚自己的事業。女兒楊意秋，大學畢業後，回馬祖幫媽媽打理托兒所。楊綏生說，他從來不限制小孩發展，只希望他們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情。他認為，父母不能限制孩子走錯誤的路，「但當他們需要援手時，要記得幫忙善後。」

或許是受到北醫校歌「上醫醫國，博愛濟世----」的歌詞所影響，楊綏生無論對於榮獲醫療奉獻獎也好、替人診治疾病也好、甚至擔任國大代表、或是競選縣長也好，他都視為是「當醫生」的一環。他說，得獎固然是種肯定與鼓勵，但是，他只是秉持著行醫的本質與初衷「該做的事，就勇往直前、全力以赴去做」，如此而已。文／潘欣彤



楊綏生認為馬祖累積了太多問題有待解決，促使他毅然決然地出馬競選，希望在當選後能夠「對症下藥」。



推廣預防醫學

劉增應

讓馬祖人延壽

「一進校門，穿過一條百米大道，再穿過面前的穿堂，就是我們上課的教室。」醫學院七年間，每天都能見到的景象，迄今仍然深深的刻畫在劉增應的腦海中。從全校第一名，績優保送醫學系的高中生，到畢業返鄉服務，再榮獲醫療奉獻獎、模範公務員獎等，劉增應依然堅守崗位。

即使擔當衛生局長業務繁忙，仍固定撥出時間看診，劉增應以溫和卻堅定的語氣

說，「這些都是我該做的，因為我是馬祖人，本來就該為家鄉奉獻。」

走進劉增應辦公的連江縣衛生局局長室，壁櫃中滿滿的獎牌、感謝狀，都默默訴說著劉增應對馬祖的貢獻。

專心唸書 沒課外活動

劉增應，是土生土長的馬祖人，1977年，畢業於馬祖高中的他，以第一名的成績，獲得唯一公費保送臺北醫學院的機會，

卻也開啟了他為馬祖奉獻的20多

年醫師生涯。在馬祖，唸醫學院對全校第一名的同學來說，幾乎是最光榮，也最具前瞻性的一條路。

從偏遠鄉間到大城市，北醫的優良傳統、同學的努力向上，讓

劉增應將醫師生涯奉獻給馬祖的決定，讓他覺得對妻子周昭慧虧欠很多。





劉增應大開眼界的同時，也更加鞭策自己，將心思放在課業上。但來自教育資源較缺的離島馬祖，他要趕上同學的程度，需要花比別人更多的功夫。他幾乎放棄一切的課外活動，專心一意在學業上。他說，「同學都很用功、上進，那種互相切磋的氣氛，讓我覺得，能在這裡學習，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就算要花很多時間在唸書上，但知道自己一直在吸收知識，便不覺辛苦了。」

劉增應說，原本只是想拚到第一名可以公費唸大學，但在學習的過程中，他深刻的體會到，醫學既有趣又充滿奧妙，而自己又是馬祖的公費生，有為馬祖奉獻的義務，一想到這些，劉增應更加不敢鬆懈，「在北醫求學期間，雖然算不上名列前茅，但我七年來，沒有一科被當掉。」

就讀期間，最讓劉增應難忘的，莫過於跟「大體老師」相處的點點滴滴。「那時，

我為了好好看清楚每個大體老師的變異，每天早上六點多，就跑到大體教室外面，等管理員開門後，第一個衝進去，趁同學還沒來之前，一個個仔細觀察。」他說，接觸與觀察大體老師的過程中，讓他得到課本上學不到的實務知識，這些在日後行醫時，都受用無窮。

劉增應說，雖然唸書很辛苦，熬夜研讀病理切片更是家常便飯，但後來實際行醫時，卻發現大學所學「真的很有用」。他說，臨床上最重要的，是能夠立即判斷病灶，並施予適當的診療，而在北醫理論結合實務的紮實訓練下，讓他能夠很快的對症下藥。

畢業20幾年，他仍記得病理學老師當年的教誨：醫生能決定一個病患的生死，因為生命可能在醫生的抉擇與判斷之間消失，所以一定要準確快速。

回顧大學生活，劉增應說，他在北醫的生活相當充實，但唯一的遺憾，就是沒有好好參加社團活動。他甚至打趣的說，「北醫學生會讀書、又會玩，但我好像是少數的例外。」

北醫時代，還有一個令劉增應難忘的回憶，那就是：畢業舞會。在當時，能夠參加舞會，盛裝跳上一支舞，可說是再時髦不過，他卻一連參加兩場！租下當時的空軍俱樂部，還請樂團來現場表演；而為了留下美好的畢業回憶，班上同學在學校的穿堂，再辦一次舞會，兩場都讓劉增應印象難忘，也是他的大學生涯中，難得輕鬆的時刻。



順利取得畢業證書，劉增應於1984年返鄉服務，分發到位於南竿馬祖村的衛生所，滿心期待能夠將所長貢獻於鄉親，面對的卻是極度缺乏的醫療設備、嚴重不足的醫事人員，以及尚未養成就醫習慣的民眾。

騎車出診 全天候待命

當時，馬祖民眾還沒有「看病上醫院」的觀念，就算要就醫，多半選擇有軍醫輪流駐診的軍醫院，衛生所幾乎沒有民眾來看診，門診時間，簡直可用「門可羅雀」形容。晚上，民眾有急診需求，電話卻紛紛往衛生所打，醫師不足到全所僅劉增應一個，他只能24小時待命，尤其馬祖冬天北風強勁，夜間氣溫降到只有個位數，但只要一通電話，天氣再冷，劉增應都得騎上機車，前往病患家中診治。

許多民眾捕魚或種田時，因為高血壓、中風發作，昏倒送到衛生所，讓劉增應診治的同時，總免不了為他們出院後的健康擔心。「這次救回來，下次又昏倒送進來，我

們又努力的再讓他清醒，那時常常都是這樣。」尤其是過年，中風或高血壓發作的病患特別多，經常讓醫生疲於奔命，得趕緊急救。前一個病況穩定後，又有一個病患因中風送到醫院，「過年期間，總是讓人心驚膽戰」。

為了讓民眾培養正確醫病觀念，劉增應與同事到各村診治時，總會帶血

壓計，替村民量血壓，提醒他們注意身體狀況。當時仍為軍管時期，衛生所在預算不足之下，向中央爭取到少許的補助金，劉增應乃將它投入民眾的預防篩檢工作。

除了民眾觀念落後，醫療資源不足，也讓劉增應相當頭痛。且器材也缺乏，全馬祖甚至連一套胃鏡設備都沒有。好不容易爭取到衛生署補助購置胃鏡與超音波設備，交換條件卻是：一定要有一個人來學會如何使用，於是，1988年，劉增應帶著一套嶄新的胃鏡與超音波設備，以及馬偕醫院腸胃科醫師研習證書，回到馬祖。

薪資微薄 幾乎難養家

這套胃鏡，居然讓馬祖衛生所的醫療設備超越了軍醫院，成為「馬祖第一」。若要說馬祖的現代化醫療，是從這座胃鏡開始，應該一點也不為過。

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下，同事們也培養起「革命情感」，互相幫助、支援。劉增應回憶，當時在所內擔任護士，現在是連江縣議員的李金梅，家住附近，常常帶著自己燉的雞湯來幫他們「進補」，還出借老公幫忙劉增應太太任教的學校畫壁報，讓當時忙碌的他十分感激。

與劉增應同年返馬祖的公費培訓藥師，現任連江縣企劃室專員的陳美金說，劉增應對她說過，「我們是公費生，所以沒有抱怨的權力，但要改變這個現況，讓更多學弟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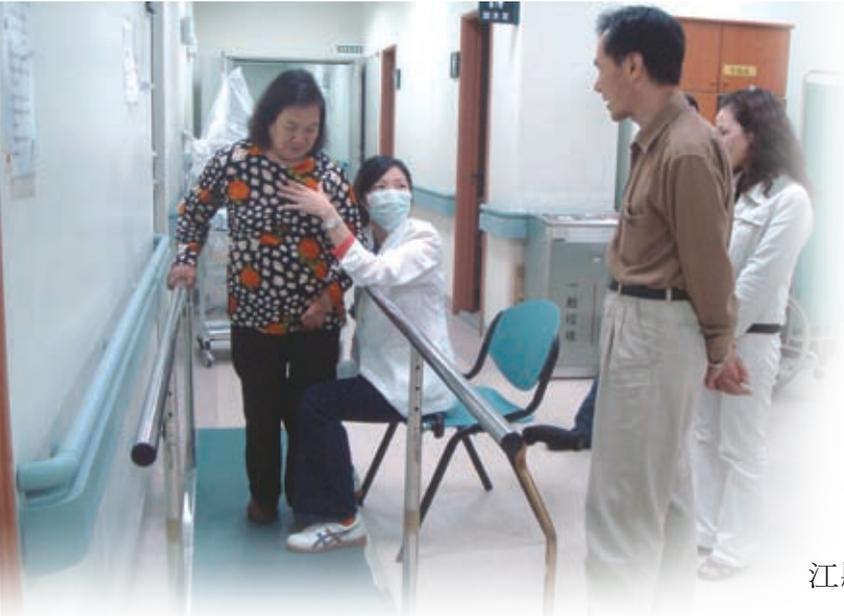


願意回來服務。」她說，這句話不僅成為她工作上的一大助力，更讓她打從心裡佩服這位學長。

陳美金說，當年馬祖的醫師一個月僅能領一萬兩千元，沒有加給、沒有績效獎金，「在台灣的醫院打工，賺的都比這個多」。比劉增應早回來的幾位學長，都被迫在自己家中開業，以補貼家用。但劉增應卻不這麼想，他一方面說服學長放棄開業，另一方面向縣政府申請看診補貼金，加加減減，總算讓自己，及後來的學弟妹，拿到足以養家的薪水。

身為離島醫師，又是公費保送生，劉增應的壓力，不只來自於環境不佳，更多的，是地方居民「你是醫生，你就什麼都得會」的期待。

某次，一位子宮外孕的病人被送進衛生所，若不馬上動手術，會有立即危險，但當時所內沒有婦產科專科醫師，劉增應剛執業不久，但情況緊急，劉增應與學長不得不上陣。他們一邊翻書，一邊進行手術準備，門



外早就坐滿了一排阿兵哥，準備在手術中，輪流輸血給孕婦，而他們只能帶著臨陣磨槍的知識，硬著頭皮上刀。幸好，手術最後順利成功，總算把病患從鬼門關前救回來。

隨著服務年資漸增，加上公費保送的學弟妹陸續回馬祖服務，劉增應開始將部分重心，從替民眾看診，轉到行政業務上，不管是馬祖衛生院的遷建、縣立醫院醫療大樓的籌備興建、以及醫療設備的充實，都可以看到劉增應的努力。

當時，每個月僅三班船往返台馬之間，去一趟台灣本島，意味著得忍受軍艦的油臭，與一船的軍人，在海上航行十幾個小時。即使是交通不便，劉增應仍然利用每次到台灣去時，參加研討會，或是與同業交流，得到最新的醫療資訊，返回馬祖時，再與同事一起研究，寫計畫書，爭取中央經費挹注。劉增應笑說，幸好衛生署很支持，幾乎都能爭取成功。

空中捷徑 救了很多

解決了設備問題，但最重要的「醫生」

卻遲遲無法解決，雖然每年都有醫事保送生回馬祖，但馬祖的醫生培訓環境畢竟不比台灣本島，過去讓每位醫師輪流去台灣受訓三個月的方式，已經無法符合馬祖人的需要，加上戰地政務解除，軍醫院的功能性逐漸淡化，馬祖必須有更完整的醫師陣容。

此時，劉增應已經是連江縣衛生局長。一方面向中央爭取

更多醫事人才，提高公費保送名額的質與量，也把院內的醫生，送到台灣「學藝」，接受較長期的專科訓練，讓馬祖擁有婦產科、內科等專科醫生，醫師陣容更完備。

但積極充實院內軟硬體，並不足以解決馬祖在醫療上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遇到重大疾病時，只能送到台灣去治療，甚至可能因為轉診的延誤，讓病患的病情更加惡化。

苦思解決之道的劉增應，在某次研討會中，聽到當時仍是嶄新觀念的「直昇機後送」，他一聽，就認為可以用在馬祖重症病人的治療上，「如果馬祖沒辦法治，為什麼不能馬上直接把病患送到台灣？」

於是，他與同仁研擬計畫，爭取中央的經費補助，從最早的尋求空警隊海鷗直昇機支援，到後來將業務外包給中興航空，在眾人的努力下，終於打造一條幾乎不受天氣干擾的台馬快捷路徑。飛機可以從馬祖南竿起飛，一小時直達台北松山醫院、石牌榮民總醫院等醫學中心，從2009年起，更新增加了署立雙和醫院。

十幾年來，這條「空中捷徑」，不知救過多少意外受傷的觀光客、臨盆難產的孕婦、急症復發的病患。直到今天，「後送」仍然是馬祖人面對急症的最後一線希望。

而近幾年，台北市聯合醫院院區的醫生，對於「馬祖」越來越不陌生，這也要歸功於劉增應。由於深感馬祖專科醫師的培訓實在是緩不濟急，劉增應於是尋求擁有龐大醫療網的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協助，每週派專科醫師駐馬，除了在縣立醫院門診外，他們也下鄉，到交通更不方便的莒光、東引等島，為當地居民看診。

但尋求醫師支援的背後，卻又是另一個心酸的故事。為了尋找固定的醫師支援，劉增應與同事花了兩年的時間，從中央到地方，積極拜訪各大醫院，甚至遠征台南，與台南衛生局締結姊妹院，但由於交通實在太不方便，支援常常面臨「斷炊」危機。

某次會議中，劉增應剛好遇到當時擔任北市衛生局長的葉金川，他利用中午休息短短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向葉金川提出希望能讓北市醫生到馬祖支援的要求，沒想到，曾任衛生署醫政處處長的葉金川，馬上慷慨允諾，並持續支援至今。

在積極充實醫療環境的同時，劉增應心中很清楚，馬祖永遠不可能有一個如

醫學中心般的醫院，而從基層醫師一路到局長，豐富的看診經驗，讓他體會到，與其等待疾病發生再來救治，不如先從預防做起。

「既然我們能夠充實的醫療資源有限，那就讓馬祖人少生病，少用到醫療資源，才是上策。」

由於交通不便，馬祖居民習慣食用醃漬食品，長期戰地政務下，馬祖人吃的戰備存糧，更因為存放條件不佳，產生大量黃麴毒素，讓過去馬祖消化性癌症的好發率，為台灣的四倍。

從擔任醫師時期，就積極推動預防醫學的劉增應，當上局長後，更大力推廣定期胃鏡與大腸鏡的檢查、肝癌篩檢、子宮頸抹片檢查、中高齡者免費健檢等，藉由健檢，來調整馬祖人的生活習慣，進而降低居民死亡率。

由於馬祖地方小，居民幾乎都認識能聊上兩句，篩檢的好處，在民眾間也流傳開



平日忙於看診，遇上上級單位視察，劉增應除了提出口頭報告之外，也不忘記爭取離島醫療資源。



來。篩檢通知單寄到家中，大部分人都會上醫院篩檢，偶有忘記的，衛生局也會打電話提醒。局裡的同仁都知道，對付不肯配合篩檢民眾的「秘密武器」，就是自家局長，只要請他親自打電話，對方多半也會因為「局長都打電話來了，不好意思不去」而答應篩檢。

在劉增應與同仁十幾年來的努力下，馬祖民眾的平均壽命，延長到83歲，女性甚至可以到87歲，比台閩地區高出將近10歲，馬祖更被媒體封為「長壽島」，消化性癌症的好發率，亦降低至與台閩地區相當。

除了在醫療上的專業外，劉增應更讓病患津津樂道的，莫過於他的記憶力。劉增應遇到他看過診的病患，尤其是老人家，總會親切的上前關心，讓病患們都備覺窩心。

劉增應說，也許是工作佔據他太多時間，所以他的興趣其實並不廣泛，僅僅會在休假時，與朋友相約打網球。

同樣的，工作時間太長，也讓劉增應感慨，他其實沒有花很多時間在家人身上。

尤其是為了嫁給他，願意放棄台灣本島的教職，跟他一起回馬祖的太太周昭慧。

兩人認識於劉增應大五時，周昭慧那時還是台大外文系的學生，兩人交往三年後，劉增應結束實習，準備回馬祖服務，也做好了跟女友分手的心裡準備，但已經在宜蘭教書的周昭慧，竟說動父親，讓她跟著劉增應來馬祖，

在馬祖高中執教。一年後，兩人有情人終成眷屬。

談起這段讓很多人津津樂道的戀愛故事時，劉增應表情略顯靦腆，說：「我的戀愛故事沒什麼好說的，但是，我真的虧欠太太很多。」因為當醫生，需要24小時待命，所以不能投入太多時間在家庭，劉增應說，幸虧太太持家有方，讓他為鄉親服務沒有後顧之憂。

榜樣傳承 女兒北醫人

兩人結婚20多年，一位懸壺濟世，一位作育英才外，也有兩女一男三個小孩，老大咪咪跟老二荳荳都考取離島公費生，目前分別為北醫牙醫系五年及醫學系二年級的學生，畢業之後，也都要回鄉服務，老么仍在唸小學。

問起劉增應，是否對於小孩有特別栽培，或是希望他們也當醫生？他說，他從來沒希望小朋友跟他一樣，「但也許是我這個爸爸的作為，讓我的小孩覺得，學醫是有價

值的。」兩個女兒都是學妹，也讓他覺得既光榮又開心。

對於馬祖醫療的未來，在劉增應心中，其實有個遠大的夢想。他認為，在台灣與大陸隔閡漸消的今日，馬祖的地理位置與資源，剛好可以成為兩岸醫學匯集交流之處。台灣的先進醫療技術，可以成為吸引陸客前來就醫，甚至可與觀光結合，成為一大賣點；另一方面，大陸的中醫學技術，也可以透過馬祖，引進到台灣。劉增應希望，在馬祖，兩岸的醫學可以互相交流整合，共同邁向新的里程碑。

五年前，劉增應參加同學會，跟已經畢業20年的同學們，一起走過築起一棟又一棟嶄新大樓的百米

大道，回到讓他懷念不已的穿堂時，他的心情，除了感動與感謝當年北醫的栽培外，更感慨，學弟妹們擁有的學習環境，跟他們那時相比，真的好太多了。

劉增應說，畢業後，同學都努力的在各自的領域裡耕耘，雖然大家好幾年沒有相聚，但每個人其實都默默的在關心母校的發展，並且深深以母校為榮。他仍將堅守工作崗位，不負母校給予的教誨，繼續在馬祖，為更多需要醫療照護的鄉親服務。文／潘欣彤



劉增應醫師與夫人周昭慧伉儷情深，公餘之暇，結伴出遊，並培養親子關係。

